

不止一次漂洋过海，也不止一次在海边听涛，可是，唯有这次在克罗地亚的扎达尔，才第一次听到大海真正的歌唱。

克罗地亚地处亚得里亚海的东侧，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北依斯洛文尼亞和匈牙利，东邻波黑，南接塞黑。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却饱经战火；它是历史上列强的必争之地，又是东方、西方、欧洲中部和地中海四大文化圈重叠、交汇、碰撞之处。自1991年独立后，其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兼以便宜的物价，吸引着各国游客纷至沓来，越来越展现出它迷人的魅力。

克罗地亚全国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却有着长达1778公里的海岸线，还串起了亚得里亚海岸1244座珍珠般的岛屿。8号高速公路几乎贴着海岸蜿蜒伸展，除了中间有极短的一小段被波黑隔断，需要另行通关以外，你尽可以伴着蓝天白云，碧海波浪，绿树青山，一路畅行，车少景美，无挂无碍，使你精神为之一爽，更何况这一路还能领略相当多的古迹遗存。

我们从北边的普拉出发。这里有建于2000年前的圆形竞技场，是全世界仅存的最大的六个古罗马竞技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意大利境外的古罗马竞技场，名列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去时，恰逢夕阳西下，一对青年男女正在里面拍婚纱照，洁白的婚纱衬托着斑驳的残壁，勃发的青春化解了苍茫的岁月，堪称一景。

通过波黑的关口，这条高速路的南端即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意大利语称为拉古萨，在阅读地中海历史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个名字，这是克罗地亚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建于14-16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堡，在

1979年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比九寨沟更早；顾名思义，是由十六个高低错落的山地湖泊连缀而成。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泻飞泻而下，发出淙淙的水声，宛若环佩和鸣。喀斯特地貌上曲折的栈道，绚丽的湖水，掩映的绿树，使之倍加赏心悦目；300年前地图上的“鬼魅花园”如今已成了人间仙境。这里比九寨沟多了许多商业气息，也少了许多喧嚣，更能享受悠闲的心境。

再往南，就是斯普利特，是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它的老城中心和1700年前建造的戴克里先官宫，都早已名列世界文化遗产。戴克里先是罗马帝国后期的改革家，是第一个正式称帝，也是后来唯一一个主动放弃权力退休的罗马皇帝，他退休后就曾居住于此，这里距他的出身地不远。戴克里先官宫面对大海，是按军事要塞的标准建造的，宫墙高达20米，正门的六根大理石柱，是远涉重洋从中东运来的。宫里的柱廊，一路畅行，车少景美，无挂无碍，使你精神为之一爽，更何况这一路还能领略相当多的古迹遗存。

我们从北边的普拉出发。这里有建于2000年前的圆形竞技场，是全世界仅存的最大的六个古罗马竞技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意大利境外的古罗马竞技场，名列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去时，恰逢夕阳西下，一对青年男女正在里面拍婚纱照，洁白的婚纱衬托着斑驳的残壁，勃发的青春化解了苍茫的岁月，堪称一景。

通过波黑的关口，这条高速路的南端即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意大利语称为拉古萨，在阅读地中海历史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个名字，这是克罗地亚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建于14-16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堡，在

扎达尔的海风琴

刘志康

常来的小专业户。年轻人则都在台阶上三五成群，或躺或坐。

我们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发呆。远望海天一色，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在旅途中能像这样，把脑子完全放空，静静地在同一个地方一坐几小时，实在是很少有的。

阳光很好，碧蓝的海一望无际，渐渐地，湛蓝的天色有了点变化，多了一抹橙红。圆圆的红日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地平线。人们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壮丽的一刻。突然，不知道哪里，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歌吟，猝不及防，几乎让我们吓了一跳。这声音来自我们的身下，来自大海的深处。慢慢地，此起彼落，随后，铿锵踏踏，噌噌啦啦，交织成一片，声势越来越大，俨然是一支乐队发出的恢宏的伴奏，以永远不会重复的乐音歌唱着太阳，歌唱着大海。

与此同时，夕阳也在款款地踩着粼粼的金波前行。最后，在海天相拥处，就像一个羞红了脸的姑娘，扯起了一匹蓝色的缎子，于回眸一笑之际，遮住了自己的脸。

这就是扎达尔的海风琴。多少年前，有一个孩子叫尼古拉·巴希奇，他在扎达尔的海边游玩，与大海有说不完的话。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艺术家、建筑师，要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2005年，就是他设计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风琴。他在台阶下埋下了35根总长70米的不同口径，不同角度的管道，构成不同的音阶。就在我们坐的台阶边，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台阶下有着一排排的气孔，每当海浪涌入管中，海风吹入音孔，在气压变化的压力下，就会发出类似管风琴的声音。这真是视觉和听觉，大自然和建筑

常来的专业户。年轻人则都在台阶上三五成群，或躺或坐。我们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发呆。远望海天一色，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在旅途中能像这样，把脑子完全放空，静静地在同一个地方一坐几小时，实在是很少有的。

样。

五月春光美如画，桃红柳绿随处赏，在草似茵花如海的申城，音乐节艺术节联翩而至。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及中国艺术节期间，绚丽多彩的节目亮相舞台，由中央民族乐团制作，世界首部大型民族乐剧《玄奘西行》在上海文化广场隆重公演。

乐团多年来足迹遍布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积极配合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宣扬中国文化与民族音乐，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乐团先后创作推出的大型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又见国乐》，大型民族音乐会《泱泱国风》《国风绕梁》《行歌坐月》《江山如此多娇》，音乐剧《寻找杜甫》及《金色回乡》《红妆国乐》《美丽新疆》《西藏春天》《丝绸之路》，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孙中山》等剧目。这次给上海观众带来了世界首部大型民族乐剧《玄奘西行》，上海市民饱了眼福与耳福，也为艺术节增添光彩，给上海乐迷留下深刻印象。

由作曲家姜莹编剧和导演的大型民族音乐剧《玄奘西行》，取材于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又名唐三藏）西域取经的历史故事。玄奘在长途跋涉过程中，历尽艰险，排除万难，终于功成名就，取得真经，最后归大唐、普天同庆。剧中没有刻意描述经途中打斗厮杀的惨烈场景，而是以平和亲善的方式克服一切困难，这也符合当前国际友好交往的理念。所以该剧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它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玄奘西行》全剧分八乘天》《一念》《遇险》《乐极》《大唐》等十五曲，分别以民族管弦乐、笛、小提琴、二泉琴、埙、大阮、箜篌、琵琶、大鼓与管子等独奏或合奏，为中国民族乐器与西域乐器集成者。在一次音乐会上能听到如此繁多的乐器，应该是难得可贵的。此剧还集

音乐、舞蹈、演唱（独唱与合唱）、念白朗诵等于一体，全方位地表现烘托音乐剧的意境和主题，其中的歌词十分开阔挚诚，如第十曲《雪山》中唱道：“冰封雪岭，大雪弥漫，寒冷让血液凝固、将俗念驱逐。”记忆深处，是一群勇敢的塔吉克族人赋予玄奘超越生命的力量。”此外演员的表演至为投入，情感真切动人，每曲终了，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该剧的舞美、灯光设计颇具匠心，同舞台剧融为一体，达到情景交融之效果。张继文、邢辛，两位一级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一是国家话剧院一级灯光设计师，可谓珠联璧合。

三

郑深 观赏了《玄奘西行》后，很多观众感叹说，原来听民族乐器演奏，总觉得缺些什么，譬如音效、乐感、配器，和声，不如西洋乐器来得谐和悦耳和丰富。这次听了中央民族乐团的演绎，改变了自己看法，民乐演奏也可以有缜密和谐的和声、乐感以及丰茂的声音特征外而更圆润动听了！乐器是否有制作上的某些改良。总

而言之，音乐剧《玄奘西行》在创作、演出和表演上为中国民族音乐带来了新风，可喜可贺。正如该剧总策划、出品人席坦坦言：这一次，《玄奘西行》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亮相，将为您打开一个全新的欣赏空间。相信这是一部对中国民族音乐继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此话甚为自信和中肯，从思想上艺术上讲，《玄奘西行》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民族音乐、民族乐器要发展，与时俱进，在创作上演奏上也要吸收外来的音乐元素。民族乐器可以根据演艺和剧情需要作某些改良，乐队可以加入某些西洋乐器，如大提琴等，以丰富乐队效果。《玄奘西行》就是民族音乐发展和与时俱进的一个标杆。

音乐会前五首具有明显地域标识，因地谱曲，以地传声，各具特色的地域音乐是中华文化大繁荣局面的重要促成因素。首曲《春江花月夜》与上海渊源深厚，其曲主体本为平湖派《夕阳箫鼓》，后上海派注经改编为《浔阳月夜》，再经海上大同乐会柳尧章先生改编，郑观文先生取唐代诗人张若虚诗作《春江花月夜》，为该曲定名，风行一时，成为上海极具识别性的乐作品，韩闻麟的《湖光》，以笛、箫与大乐队协奏。作品结构清晰，化用了南派竹笛《鹤鸣》，以及越剧《白蛇传》，其中快板部分激昂壮阔，有如浙江茶山中百人合场；孔志轩的双古筝与乐队协奏曲《山色》以黄山奇景与人文为题解，由形入文，作品动静对比，呼应了中国千百年高山与人文的内在气

湖光山水境 楼影江南情

——记“锦绣中华·最忆是江南”开幕音乐会

杨阳

4月27日晚，上海民族乐团2019年演出季开幕音乐会“锦绣中华·最忆是江南”在上海大剧院成功举行。本场音乐会延续前两年“锦绣中华”主题，继西南、西北之后，将目光聚焦于上海民族乐团主——江南，并由闵申、彭菲执棒，携手江浙沪四地民族乐演奏家，演绎当代江南新韵。

本场音乐会共六首曲目，其中四首为委约首演作品，演奏者包括了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以及由浙江、安徽、江苏三省音乐家协会分别选送的三位演奏家，并由他们演奏各自地方风格作品，这一安排可谓别具心意。整场音乐会从作品、音响、布局等多方面，体现着对江南文化一体多元的关照与思考，并着眼于吴文化区及江淮文化区。其作品委约之初，即鼓励作曲家们有意识地融入乐曲与乐队协奏的结构，隐喻着个对象间整体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极具包容性的编组组合以及结构特征，同时以上海以及海派文化的“交融性”形成了高度照应。

立心

通过整场音乐会的聆听，不难发现，音乐会“江南”这一主题与对象的音乐定义与诠释。

在地理上，包含了长江下游——华东地区江浙沪三省一市。作为2019年“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主题活动的内容之一，音乐会延续了过去两年“锦绣中华”的品牌魅力，积极展开并实现了区域之间的联合互动以及资源共享。正如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所言，“长三角一体化创作，无论是对演奏家、作曲家，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上海是一座包容兼并的城市，这样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加打开视野，汲取丰厚的江南文化的养料，反映属于这个时代江南精神”。在音乐创作上，作曲家们立足传统文化及音乐素材，在传统性与地域性基础上，锐意创新，进行音响、观念、立意的当代探索。而本场音乐会最终的精彩呈现，更离不开周雷、赵琦、陈均颖、张羽、方瑜、顾怀燕、李胜男几位演奏家的精湛技艺，以及指挥和大乐队的坚实支撑。

此次是乐队编制的表现手法方面，最容易感受到的是在强力度处，乐队合奏在音量音量上的得心应手。尤其是打击乐器组中，鼓，钹带来的强烈的气勢，如王云飞的《家园》中的琵琶与二胡在西湖山水还依然，其中快板部分激昂壮阔，有如浙江茶山中百人合场；孔志轩的双古筝与乐队协奏曲《山色》以黄山奇景与人文为题解，由形入文，作品动静对比，呼应了中国千百年高山与人文的内在气

中音束、雨棍的特殊音色模拟的自然声响，胡琴拉弦组的长弓铺垫提供的音响基础等，运用乐队构建了十分立体的声音情景。

第三是民乐协奏中的领奏与乐队的关系问题，如何保证领奏乐器个性表现的同时，恰如其分地使用乐队的音色与力度，并在音响上既达到作曲家的需求，又能兼顾到聆听者的接受。成熟的作曲家们都对自己的答案，如秦鹏章、罗忠镕两位先生编配的大乐队版《春江花月夜》，乐曲起初是琵琶的独奏，完整表现了主题乐汇。并在协奏中，保证特性乐汇部分琵琶左手推拉吟猱等按滑音突出。在领合交替中，又发挥了传统乐曲“弹性节拍”的律动特征，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散”的韵味。

立心

通过整场音乐会的聆听，不难发现，音乐会“江南”这一主题与对象的音乐定义与诠释。

在地理上，包含了长江下游——华东地区江浙沪三省一市。作为2019年“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主题活动的内容之一，音乐会延续了过去两年“锦绣中华”的品牌魅力，积极展开并实现了区域之间的联合互动以及资源共享。正如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所言，“长三角一体化创作，无论是对演奏家、作曲家，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上海是一座包容兼并的城市，这样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加打开视野，汲取丰厚的江南文化的养料，反映属于这个时代江南精神”。在音乐创作上，作曲家们立足传统文化及音乐素材，在传统性与地域性基础上，锐意创新，进行音响、观念、立意的当代探索。而本场音乐会最终的精彩呈现，更离不开周雷、赵琦、陈均颖、张羽、方瑜、顾怀燕、李胜男几位演奏家的精湛技艺，以及指挥和大乐队的坚实支撑。

此次是乐队编制的表现手法方面，

最容易感受到的是在强力度处，乐队合奏在音量音量上的得心应手。尤其是打击乐器组中，鼓，钹带来的强烈的气勢，如王云飞的《家园》中的琵琶与二胡在西湖山水还依然，其中快板部分激昂壮阔，有如浙江茶山中百人合场；孔志轩的双古筝与乐队协奏曲《山色》以黄山奇景与人文为题解，由形入文，作品动静对比，呼应了中国千百年高山与人文的内在气

中音束、雨棍的特殊音色模拟的自然声响，胡琴拉弦组的长弓铺垫提供的音响基础等，运用乐队构建了十分立体的声音情景。

第三是民乐协奏中的领奏与乐队的

关系问题，如何保证领奏乐器个性表现的同时，恰如其分地使用乐队的音色与力度，并在音响上既达到作曲家的需求，又能兼顾到聆听者的接受。成熟的作曲家们都对自己的答案，如秦鹏章、罗忠镕两位先生编配的大乐队版《春江花月夜》，乐曲起初是琵琶的独奏，完整表现了主题乐汇。并在协奏中，保证特性乐汇部分琵琶左手推拉吟猱等按滑音突出。在领合交替中，又发挥了传统乐曲“弹性节拍”的律动特征，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散”的韵味。

走进张正宜老师的客厅，即刻就被一股充满艺术气息的氛围所感染：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摆放在客厅的左后方，盖上放满了张正宜不同年代所拍摄的艺术照、演出照和家人的合影照。每一张照片上的张正宜，都笑得那么甜蜜和愉悦。最引人注目的是左侧墙壁上悬挂的两幅人物油画，一幅是女孩子年轻时的肖像，身穿V领的蓝色连衣裙，微笑过的卷发飘扬双肩，双目神采奕奕，显得那么青春靓丽。另一幅展现的是张正宜两岁前的肖像，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张笑嘻嘻的福相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睛，身着粉红色的外衣，一瞧就是位高雅气质的老人。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是一把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文革”开始后，滞留在乐团的张正宜，变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这对一位钟爱唱歌的演员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真可谓无巧不成书，此时的上海民族乐团时常在社会上演出，但整个乐团的器乐演奏节目显得有些单调，想插入一些歌唱类的节目，因缺少歌唱演员，就到已更名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乐团（原上海广播乐团），把张正宜借调了过去。从借调到上海民族乐团起，张正宜的歌唱事业就基本上以独唱为主了。

月光轻骑，人过中年掌帅印
唱什么歌？抒什么情？这是张正宜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她主张用歌声去滋润人们的心灵，去赞美火热的生活。当她得知工读学校的学生是一些不幸失足的青年，就非常痛心。于是，她深入到此类学校去给他们演唱《她呀，她》这首歌，用她的歌声温润了一朵朵受伤的小花，感动得学生们都流下了眼泪。

当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传来，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情地唱起了《怀念刘少奇主席》，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她说她的使命就是用一首首格调健康、情趣高雅的歌曲，抒发情感，抒发理想，用歌声表达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情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个人承包、自负盈亏”的风潮弥漫各行各业，上海广播电视台受此影响，也搞起了各种小型的演出队，工资由团里发放，奖金就有各小型演出队自行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张正宜受命领衔“招集”了一些人马，组成了第一支“上海广播艺术团月光轻音乐队”，开始“行走江湖”。“月光轻音乐队”先

在采访中，张正宜说起了在演出生涯中唯一一次，但又令她终生难忘的“失声事件”：有一次上海电视台现场直播她演唱的《南泥湾》一歌。当时的电视直播就是现场演唱，没有事先录制的。花篮的花香，听我来唱一唱”。她上台刚唱了两句，突然间失声了，怎么唱也唱不出声音来。观众们只听到乐队的正常伴奏声，能看到张正宜的嘴唇随着乐队的伴奏在一张一合，但就是听不到她唱歌的声音，观众们都以为是电视台直播出了问题。“演出”完毕后到了后台，她大哭起来，她不是担心自己的声带出问题，而是感到太对不起观众了。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使中美之间紧闭的外交大门敞开了，尼克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加利福尼亚特有的珍稀乔木红杉树

这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开门的墙

贴放了一个书橱，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书

和CD，有音乐类的，也有无音乐的；书橱前放了一

一架古筝，正好把书橱下半部分的抽屉堵住了，

每次从抽屉里拿出东西，都要先把古筝抬起来，才

能打开抽屉；房里靠墙放了一台钢琴，钢琴上有

一个小的玻璃制的钢琴模型，以及一些装裱好的

照片；钢琴对面靠墙的沙发上，放着几把笙和一些

谱本；沙发上方墙上挂着一幅裱好的画，远看

是一座典型的教堂，有着高高的哥特式尖顶，近看

却发现这是由无数的五线谱和密密麻麻的

各类音符构成的，颇合“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的意味。这个充满音乐气息的不大的朴素房间，

正是我的老师——翁教师先生，平时生活、学

习、练琴和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

“你觉得你刚才吹得好听吗？你听我吹，用心听。”小小的房里，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手里拿

着各自的乐器——笙；两人面前有一个谱架，

上面放着乐谱——《姑苏行》。年长的翁先生正

在给我演示。

“听到了吗？这一段慢板该强的强，该弱的弱，你那样‘莽’着吹，音乐会好听吗？”先生看上去年纪并不大，一头黑发夹杂着些许银丝；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能看穿学生的内心；脸上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让人禁不住想要亲近；但是学生犯错的时候，他的严肃表情总是让人感到“发怵”。

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翁老师见面的情景。那天我是和师兄一起去的，是我第一次跟翁老师上课，也是我退伍回来以后第一次摸底。本来我已经准备放弃表演这条路，专修音乐理论，毕竟已有两年时间没摸底，能不能重新拾起来还是个大问题呢。我没有想到的是，学院现在为我们“几把笙”，请了翁老师给我们上课。我知道，翁老师可是民乐界资深的著名笙演奏家，他数十年在国内外独奏的演出举不胜举，获得了广泛的声誉，积累了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验，不仅名震国内外乐坛，而且桃李满天下。我们上音乐学院能请来翁老师这样的大家给我们年轻学子上课，是学院的远见卓识，也是我们学生的荣幸。天知道这会有多难得！我虽然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多得！我虽然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多得！

“明白了，不错，就是这样，回去好好练，争取下次学新的曲子。”翁老师看我微笑地说道，“那今天就这样吧，下课。”

这些只是我撷取的随翁老师上课的一些片段、场景和感受，可能还不能足以反映翁老师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教学和精湛的技艺。但对我来说，已经从翁老师的言传身教中获益不浅！终身难忘！

吾生也有涯，而往也无涯。吾师将有涯之生

去攀爬翁老师那样的笙之“崖”！

（作者为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学生）

是许多。张正宜同在上海广播艺术团一起工作的著名作曲家沈传薪，看到这条新闻后，联想到红杉树将落户西湖边，以象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心潮起伏，激发了他为此要写一首歌的愿望。经与词作者史俊和陈晓峰合作，很快就写出了《红杉树》一歌，沈传薪把谱好的《红杉树》邀请张正宜第一个试唱。从沈传薪那儿接过歌谱后，那充满浙江民歌与美国民歌的音乐元素，具有抒情与欢快的舞蹈性节奏的曲调，极大地激发了张正宜两岁前的肖像，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张笑嘻嘻的福相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睛，身着粉红色的外衣，一瞧就是位高雅气质的老人。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

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舞台，豆蔻年华入乐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

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份。16岁进入到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渝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都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

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

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

是一架很旧的风琴，更谈不上有什么

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们把那架风琴搬过去。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